



## 甘湾梨树王写生(外一首)

□龙远信

在永川吉安,尾随导游车  
我们到一个叫甘湾九道拐地方  
看梨树王  
看到了梨树王,却不见九道拐  
九道拐,一定刻在它的年轮里  
揣在它的心里  
时隐时现的九道拐  
是一道疤  
一段怎么也拉不直的阴影  
世居之地,不怨薄瘁  
一生都没有要走出去的意思  
曲径通幽是意外之喜  
像祖母,苍老的枝干  
吐最嫩的芽,开最白的花  
树洞,任风吹,任雨打  
裂开的树槽,黝黑,不好看  
仍在努力吐绽自己的花蕊  
很多伤痕无须遮掩  
九道拐成为王者之符  
无须遮掩  
唯春天,不可辜负

## 一株甘湾桃树

一株桃树,同时有着两种身份  
一种是桃,一种是李  
桃李同株,同时迎来两种  
鲜明的绽放  
一种是艳丽,一种是素雅  
甘湾桃树  
一边用桃红粉面  
引火烧身  
一边又请出几枝李花  
自证清白  
左手宁静,右手激情  
桃李同株,一株甘湾桃树  
掌握着生命的自我平衡  
(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主席)

## 秀湖 □潘昌操

秀湖美不美  
二月知道  
他伸出的手臂把恩爱  
搂在怀里  
该开的花都开了  
一年四季花开花谢  
总有一根手指拨弄秀发  
染过色的水杉  
站在陆上,站在水里  
几十年都不离不弃  
秀湖美不美  
黛山知道  
此刻他正安稳在湖心  
水波荡漾,山的心也跟着荡漾  
山要翻过那么多多少少壁绝的山  
来到这里,九孔桥头望牌坊  
古塔长廊入镜来  
秀湖美不美  
百米高喷泉吐出了言真意切  
踏过步道,踏过泉水  
挽一缕春风  
就和春风心心相印  
跟着水走,跟着歌声走  
跟着幸福的脚步  
风轻云淡的日子会越来越滋润  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## 父亲的扁担 □陈永志

傍晚 山坡高大起来了  
豆们和瓜们 越走越远  
红苕土豆和芋头 辗转反侧  
传说着老榆树的忧郁  
和旁边黄桷树的故事  
我靠在桥边朽损的木栏上  
梳理凉风和雨雪  
被犬吠拉远了村庄  
又低矮得无声无息  
狗尾巴草和丝瓜藤  
互相埋怨 谁家的补衣服歪挂在屋梁上  
不停地滴着阳光  
早上起床的时候  
父亲一直在唠叨  
门口那根没站稳的扁担  
弯着腰  
陪着月亮 整整地醉了一个晚上  
(作者系四川省资阳市作协会员)

## 舅公

□姚明祥

死沙场。不想周家突然接到一封家书,那已是1949年初了,信自重庆寄来。舅公说,这些年他随川军出川抗日,浴血奋战,九死一生,终于赶跑了日本鬼子。抗战胜利后,他连书几封家信,均未收到回函,可能邮路丢失。他现当了部队的团长,驻扎在山城某山附近。已成新家,妻子是才貌双全的女大学生,生了两个儿子。信中特别提到我的外婆:“告诉永秀姐……现在北方都解放了,叫她把那些房子田土,赶快分给穷人吧!”

外婆听说唯一的弟弟还活着,还找了个漂亮能干的弟媳,周家延续了子嗣后代,当然无比高兴,可叫她把田产房屋分给穷人,她又不高兴!这不分明是败家子吗?不久国民党兵败如山倒,母亲说后来外婆肠子都悔青了,连连摇头哀叹:“你舅舅见过大世面,真该听他的,真该听他的!”这么说来,舅公是个思想开明、富有远见卓识之人。上世纪50年代初,家人曾收到舅公来信,简短如电报:“正在福州受训。”由于历史原因,此后与家乡再无联系。从出生年代推断,舅公早已不在人世,那两个表叔若健在,也是耄耋之人了。

我们几兄弟长大成人后,没有一个像母亲当年希求的那样,沿着舅公的足迹参军当兵,而是分赴各条战线求生存,却从未放弃寻找舅公一家人的念头。苦于年代久远,信息缺乏,毫无所获。

那晚我刷手机,无意间刷到“八二四研究所渝东南工作站”,看到“东北讲武堂”的原创文章“东北讲武堂抗战历史档案数据库藏酉阳籍蒋官名录”,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一品读。快要刷完时,我一惊,眼一亮:“周永泰,1910年4月21日生,四川酉阳人,宪兵训练所,1936年4月24日任陆军宪兵5团7连宪兵少

尉。”这名字是那么的熟悉,这不就是我们苦苦寻找的舅公吗?我跳将起来,马上将这条喜讯转发给亲友。真是喜从天降!大家异常激动兴奋,纷纷点赞收藏。

可惜母亲已辞世10多年,若健在她会多高兴!也好,现在可以坦然地告慰地下的母亲了,她生前时常惦念的“周永泰”,那个我们十分钦佩的前辈老亲戚,在民族存亡国家安危的紧要关头,满腔热血,挺直脊梁,跟所有华夏儿女一起,为驱除入侵者,没有苟且偷生,没给族亲后人丢脸。好样的,舅公!国家记得你们的名字,历史铭记你们的付出。

我拿着手机,反复展看那条信息,彻夜难眠,猜想着舅公传奇的一生。除了感谢这个“八二四研究所渝东南工作站”,一群民间文史爱好者的艰苦挖掘与辛勤搜集,在浩如烟海的尘埃中,为我们的抗日将士刨找到了世人难知的珍贵史料,是他们让我们知道了这些前辈的可靠的历史踪迹,尽管只是一鳞半爪,我们都视为极其贵重的珍宝!

见字如面。我与舅公虽无缘相见,而今迈过漫长岁月,穿越无垠时空,却与舅公以这种罕见方式见了面,也是缘分,亲戚缘,娘亲缘。虽说只是看见一小段文字史载,看见“周永泰”的大名而已,我却如见尊容一般,感到无比亲切,无比崇敬,无比自豪!

“舅公,周永泰。周永泰,舅公!”除了在心里像当年母亲反复叨念的那样,我还能做什么呢?也不知他的后人今何在?若有缘联系上,那我们就不厌其烦地一起唠嗑下去吧!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推得干干净净,恰似刚剥壳的鸡蛋,光滑而清爽。刘海是最后处理的,老张边剪边轻声问:“喜欢短点还是长点呀?”我犹豫片刻,小声说:“短点吧。”他笑着点点头。

头发剪完了,老张拿起镜子,我迫不及待地想看成果,只见镜子里出现一个清爽帅气的小男孩。我愣了一下,但很快便被焕然一新的模样惹得心花怒放。离开时,老张掏出一颗水果糖递过来,笑着说:“奖励你的,和爷爷配合很默契哟。”

多年后,我离开小镇去外地读书、工作。但雷打不动的是,每年农历二月初二都会赶回老家,去镇上的理发店“剃龙头”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## 二月初二剃龙头 □徐成文

故乡有句老话,“二月二,龙抬头”。在这一天剃头,老人说能鸿运高照,日子也会红红火火。所以这天的理发店,生意很火爆。

小时候,我家隔壁就有一间理发店,面积虽小,却收拾得干净利落。墙壁上石粉虽有些脱落,但因贴着一张漂亮明星挂历,磁石般吸引着孩子们好奇的目光。理发师姓张,是位年逾六旬的长者,花白的头发犹如秋天的芦苇花覆盖了整个头颅。他总系着一条灰色围裙,上面密密麻麻沾满了细碎的发渣。老张理发的手艺,在小镇算一流的,因此生意比专做年轻人发型的店还更好。

那年二月初二一大早,春日暖阳融融挂在天幕上。母亲催着七岁的我早点去理发店,说去晚了要排队。我却一点也不愿去,我怕理发师锋利的剪刀不小心剪到我的耳朵。但母命难为,终于拖着沉重的步伐到了理发店,没想到竟是理发店的第一位顾客。老张指了指那张略显破旧

却依旧整洁的理发椅,示意我坐上去。接着,动作熟练地给我围上围布。

老张梳发的动作很轻柔,可能怕弄疼我,梳子在发间穿梭,发出沙沙的声响,宛如春雨滋润万物。放下梳子,老张拿起剪刀,看见闪着银光的剪刀,我紧张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“莫慌,一会儿就好啦。”老张的声音温和而亲切。

不多久,狭小的理发店渐渐热闹起来,交谈声与嬉笑声交织在一起,店里略显嘈杂。不过,老张手里剪刀发出的清脆“咔嚓”声,却如天籁之音,在这嘈杂的环境中格外清晰。慢慢地,我不再恐惧,反而觉得这声音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,让我如小鱼般畅游在大海里。老张拿一把小刷子,轻轻扫去我脖颈上的碎发,刷子细毛轻触皮肤,痒酥酥的,仿佛一只小手在轻轻挠头,我忍俊不禁。见我笑了,老张露出黄牙,也爽朗地笑起来。

接下来才开始进入正题。老张拿起推子,在我后脑勺灵活游走,不一会便

## 嫩根伴春香 □王治刚

就让人眼馋。

来到核桃湾,田埂上的露水还没褪尽,儿子的运动鞋被弄湿了,却毫不在意。“爸、妈,你们看好多鱼腥草。”儿子喊道。朝着他喊的方向望去,果然,这田埂成了鱼腥草的天地,和印象中一个样。

蹲下身来,扒开湿泥,举起小铁铲,给儿子做示范:“挖的时候,一定要轻一些,顺着根挖,千万别把根弄断了。”妻子说:“看我们哪个挖得多些。”妻子话音刚落,儿子已挖出一棵,把白嫩嫩的鱼腥草举在我们面前,朝我呵呵一笑:“你看,我挖的符合要求吗?”看着他手中长长的根须,我在心头想:“孺子可教也。”

当日过三竿,竹篓已铺满雪白根须。妻子给儿子递上矿泉水,儿子喝完一口,忽然指着远处

喊起来:“妈,那边还有好大一一片!”这声音,惊起灌木丛中几只灰雀,“扑棱棱”飞向森林。

半天忙碌,收获满满。回家时,已是正午一点。一家人马上钻进厨房里,不用分工,任务早已明了:我负责清洗鱼腥草,妻子负责调作料。大家都清楚,这道菜的灵魂就是作料,成败在此一举。儿子则在一旁当妻子的小助手。妻子把切碎的野葱拌了进去,青白相间的葱末落在玉白的根茎上,惹得我们垂涎欲滴。

拌好的鱼腥草端上饭桌,一家人围坐一起,品尝着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。鱼腥草的脆爽与野葱的清香交织在一起,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挑逗。这一刻,我倍感幸福。幸福原来如此简单,就是一家人共度美好时光,就是一家人共同创造那份美好和温馨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